



世界经典名著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十三)

〔俄〕契诃夫 著

饶志良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爸爸	1
报复	9
不抱偏见的女人	17
不得已而为之的骗子	23
不平的镜子	27
不顺当的拜访	31
聪明的扫院人	32
感恩图报	35
感受	39
哥哥	41
公羊和小姐	43
贵族女子中学学生娜坚卡的假期作业.....	46
好朋友	49
合二而一	51
化了装的	54
她走了	56
夸大狂病例	59
两个乱子	60
谜样的性格	73
男爵	77
难于命名的故事	85
劝告	87
热心人	89
傻瓜	92
审讯中的事故	96

胜利者的胜利	99
十字	103
耍花招的人	104
谈天	108
同时追两兔，到头一场空.....	111
惟一的方法	117
我的纪念日	121
喜事	122
写给有学问的邻居的信.....	125
一千零一种激情，或恐怖之夜.....	130
一首田园诗.....然而，呜呼！.....	134
由于苹果	137
在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等作品里最常遇见的是什 么？	146
在黑夜	147
在理发店里	149
在我们这个讲求实际的时代.....	154
自白	156

爸爸

象荷兰青鱼那么细长的妈妈，走到书房里去找象甲虫那样又胖又圆的爸爸，在门外咳嗽一声。临到她走进去，就有个使女从爸爸膝头上跳下来，溜到门帘背后藏起来了。妈妈对这件事毫不介意，因为她早已看惯爸爸这种小小的弱点，用凡是了解文明的丈夫的聪明妻子所应有的观点来看待那些弱点了。

“我的小圆饼，”她在爸爸膝头上坐下，说，“我是来找你商量事情的，我的亲人。你把嘴唇擦干净，我要吻你。”

爸爸胖巴着眼睛，用袖口擦嘴唇。

“你有什么事？”他问。

“是这么回事，小父亲。我们拿我们的儿子怎么办呢？”

“出什么事了？”

“你还不知道？我的上帝啊！你们这些做父亲的多么不关心呀。这真可怕！小圆饼，如果你不愿意……你不能做好丈夫，至少也总该做个好父亲嘛！”

“你那一套又来了。这种话我已经听过一千回了！”

爸爸做了个不耐烦的动作，妈妈差点从爸爸膝头上摔下来。

“你们这些男人都是这个样子，你们就是不爱听老实话。”

“你到底是来讲老实话的，还是讲儿子的？”



“算了，算了，我不说了。小圆饼，我们的儿子又从学校里带回不好的分数来了。”

“哦，那又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要知道，那他就不能参加考试！他就不能升到四年级去了！”

“不升就不升。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好好念书，在家里别淘气就行了。”

“可是要知道，小父亲，他都十五岁了！这么大岁数还能读三年级？你猜怎么着，那门可恶的算术又害他得了两分。

……哎，这象什么样子？”

“应该揍他一顿，那就象样了！”

妈妈伸出小手指头去摸爸爸的肥嘴唇，她觉得自己在娇媚地皱起眉头。

“不行啊，小圆饼，你别跟我谈什么惩罚。这不能怪我们的儿子。这里头必是有人使坏。我们的儿子，我们也用不着假谦虚，头脑挺聪明，不可能不懂这门愚蠢的算术。他全都懂，而且懂得很透，对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他是不懂装懂，就是这么的！他只要少淘点气，多念点书就成了。你坐到椅子上去吧，我的小母亲。我认为你坐在我的膝头上也不见得舒服呢。”

妈妈就从爸爸膝头上跳下来，她觉得自己迈着天鹅般的步子向圈椅那边走去。

“上帝啊，多么没心肝！”她在圈椅上坐好，闭上眼睛，说。

“是啊，你不喜欢儿子！我们的儿子这么好，这么聪



明，这么漂亮。那是人家使坏，使坏哟！不，他不应当留级，这我可不同意！”

“既然这个坏孩子学习差，你也只好随他去。唉，你们这些做母亲的！算了，你去吧，我在这儿还有点事……要办。”爸爸向桌子那边转过身去，低下头，凑近一张纸，同时象狗看菜碟似的，斜起眼睛看门帘。

“小父亲，我不走……我不走！我知道我惹得你厌烦了，不过你要忍耐一下。小父亲，你务必到算术教员家里去一趟，叫他给我们的儿子批个好分数。你应当对他说，我们的儿子很会作算术，不过他身体差，所以就不能使人人满意了。你得逼一逼那个教员才行。那么大个子还能再读三年级？你出把力吧，小圆饼！你猜怎么着，索菲雅·尼古拉耶芙娜认为我们的儿子挺象帕里斯呢！”

“这话我听着倒挺光彩，可是我不去！我没有工夫去瞎胡闹。”

“不，你得去，小父亲！”

“我不去。我说话算数。是啊，你走吧，我的心肝。喏，我这儿有件事要办。”“你得去！”

妈妈站起来，提高喉咙。

“我不去！”

“你得去！！”妈妈大叫一声，“要是你不去，要是你不肯怜惜你的独生子，那么……”妈妈尖声叫着，摆出发狂的悲剧演员的架式，用手指着门帘。爸爸顿时发窘，心慌意乱，没来由地哼起歌来，并且赶紧脱下身上的便服。每逢妈妈对他指着门帘，他老是张口结舌，变成十足的呆子。他让步了。他们就把儿子叫来，要他讲一讲情况。儿



子却生气了，皱起眉头，蹙起前额，说是关于算术，他懂得的甚至比老师还多，至于这个世界上只有女学生、富人家的子弟、马屁精才能得五分，那可不能怪他。他哇哇地哭着，把算术教员的住址详详细细说了一遍。爸爸就刮好胡子，拿起梳子理好秃顶上几根头发，打扮得很体面，动身去“怜惜他们的独生子”了。

按照大多数做父亲的惯例，他不经通报就闯进算术教员家里。照这样不经通报而直闯进去，什么事不能看见，什么话不能听见啊！他正好听见教员对他妻子说：“我为你花的钱可真太多了，阿莉雅德娜！你那些任性的要求，简直没完没了！”他还看见教员太太扑过去，搂住教员的脖子，说道：“你原谅我吧！我倒没为你破费什么，不过我挺看重你呢！”爸爸发现教员太太好看得很，如果她穿戴整齐，倒不会这么迷人了。

“你们好！”他说着，满不在乎地走到那对夫妇跟前，停住脚，把两个鞋后跟碰一下，行了个礼。教员一时间楞住了，教员太太涨红脸，一溜烟跑到隔壁房间里去了。

“对不起，”爸爸含笑开口说，“我，也许，那个……多多少少打搅您了。这我很明白。您身体好吗？我荣幸地介绍一下我自己。您看得明白，我不是庸庸碌碌的人。……好歹也算是个老军官呢。哈哈！不过您也不用心慌！”

教员先生为顾全礼貌，脸上勉强笑一下，用手指指椅子。

爸爸猛的转过身去，在椅子上坐下。

“我，”他接着说，掏出金怀表来让教员先生开开眼，“我是来找您谈谈的。嗯，是埃……您，当然，会原谅我。



……要我文绉绉地讲话，我不在行。我们这班人，您知道，都是无学不术。哈哈。您念过大学吧？”

“是的，念过。”

“原来是这样！嗯，是埃……今天天气可真暖和埃……您，伊凡·费多雷奇，给我那小儿子批了个两分。嗯……是埃……不过这也没什么，您知道。不管是谁，该得什么就得什么。该给甜头就给点甜头，该给苦头就给点苦头。嘻嘻嘻！不过，您要知道，这种事总还是叫人不痛快。难道我儿子不懂算术吗？”

“该怎么跟您说呢？倒不是他不懂，不过，您知道，他不用心。是的，他学得很差。”

“可是为什么他学得差呢？”

教员睁大眼睛。

“什么叫为什么？”他说。“因为他学得差，不用心呗。”

“得了吧，伊凡·费多雷奇！我的儿子用功得很。我自己都陪着他温课呢。他天天熬夜。他样样都懂得透。

……哦，有的时候他未免淘气。不过话说回来，这毕竟是因为年轻。咱们谁没年轻过呢？我没打搅您吧？”好说，您这是哪儿的话？……我甚至很感激您呢。你们这些做父亲的，都是我们教师的贵客。另一方面，这又表明你们十分信任我们。归根到底，顶要紧的就是信任。”

“当然了。顶要紧的就是我们不要干预这种事。那么我儿子不能升到四年级了？”

“是的。要知道，他全年总评，不光是算术这一门课得两分。”



“那我也不妨到别的教员那儿去一趟。哦，关于算术怎么办呢？嘻嘻嘻！您能改一下吗？”

“我办不到，先生！”教员微微一笑。“我办不到！我一直希望您儿子升级，我用尽了力气，可是您儿子不用心，还说顶撞人的话。有好几次我跟他闹得很僵。”

“年轻嘛！有什么办法呢？您就给他改成三分算了。”

“我办不到！”

“何必呢，这都是小事嘛！您跟我说什么呀？倒好象我不知道什么事能办，什么事不能办似的。这是能办的，伊凡·费多雷奇！”

“我办不到！别的得两分的学生会怎么说呢！这种事不管怎样改动，都不公道。真的，我办不到！”

爸爸挤了挤眼睛。

“可以办到的，伊凡·费多雷奇！我们不要多谈了！这又不是那种要说三个钟头废话的事。请您告诉我，依您看来，依有学问的人看来，怎么才算公道呢？话说回来，你们的公道是怎么回事，我们可是心里有数的。嘻嘻嘻！您干脆说出来好了，伊凡·费多雷奇，不用转弯抹角了。说实在的，您是故意给他批两分的。这哪里谈得上什么公道呢？”

教员瞪大眼睛，可是……到此为止，没有下文了。他为什么不生气呢？对我来说，这就永远是教员内心的秘密了。

“您是故意的，”爸爸接着说。“您等着客人上门呢。哈哈，嘻嘻！那有什么不行的？就按您的意思办吧！我同意。该给甜头就给甜头嘛。您要明白，我懂得在外头工作



是怎么回事。不管您怎么进步，可是……您知道，话说回来……嗯，是啊……旧风气总还是比什么都好，有益得多。我呢，很高兴尽我的力量表一表我的心意。”

爸爸呼哧呼哧地喘气，从衣袋里取出钱夹来，抽出一张二十五卢布钞票，递到教员的手心里。

“请收下，先生！”

教员涨红脸，往后退缩，可是……到此为止了。为什么他不对爸爸指着房门，把他撵走呢？对我来说，这就永远是教员内心的秘密了。“您，”爸爸接着说，“也不用难为情。说实在的，我全懂。嘴里说不要，心里就一定要。如今这年月，还有谁不要呢？不要，老兄，是不可能的事。也许，这种事您还没干惯吧？请赏脸收下！”

“不，请看在上帝面上……”

“嫌少吗？哎，再多我却给不起了。您收下吧！”

“求上帝怜恤吧，别这样！”

“那就随您了。不过呢，您务必把两分改一下！倒不是我死乞白赖要求您，而是他母亲要这样……她都急哭了，您要知道。她害了心动过速症，另外还有别的玻”“我十分同情尊夫人，可是我办不到。”

“要是我儿子不能升到四年级，那……会闹出什么事来？”

……嗯，是埃……不，您就让他升级吧！”

“我倒高兴这样办，然而我办不到。您抽烟吗？”

“Г р а н д, м е р с и。让他升级不碍事。那么，您是几品文官？”

“九品。不过，论职位，我却是八品文官。嗯！”



“哦。那么，我跟您就算说妥了。咱们一言为定，啊？行了吧？嘻嘻！”“我办不到，先生。您就是打死我，我也办不到！”

爸爸略微沉吟一下，想了想，然后又向教员先生进攻。这次进攻延续很久。教员不得不把他那句永不更改的话“我办不到”反复说上二十次。最后，爸爸惹得教员厌烦，弄得他难受极了。爸爸开始凑上去吻教员，又要求教员出题考他的算术，还讲了几个淫秽的故事，态度放肆起来。这招得教员恶心了。

“万尼亚，现在你该出门了！”教员太太在另一个房间里叫一声。爸爸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就用宽阔的身体堵住门口，拦住教员先生的去路。教员筋疲力尽，开始唉声叹气。最后，他觉得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来了。

“这么办吧，”他对爸爸说。“只有等到我的同事们都在所教的课程方面把您儿子的分数改成三分，我才能改他的全年总评分数。”

“这可是真话？”

“是的，要是他们改了，我就也改。”

“那就一言为定！咱们来握握手！您可真是个好极了的人！”

那我就告诉他们说，您已经把分数改了。‘大姑娘要嫁小伙子了！’我得请您喝一瓶香槟酒。不过，我什么时候能在他们家里找到他们呢？”

“现在去就成。”

“好，那么咱们，不用说，已经算是朋友了吧？往后您能到我家里去随意谈谈，坐上个把钟头吗？”



“遵命。祝您健康！”

“O p e B y a p！嘻嘻嘻嘻！啊，年轻人啊，年轻人！再见吧！不消说，应该替您问候您那些同事先生吧？我一定转达就是。您也替我向您的太太敬意。您一定要来啊！”

爸爸把两个鞋后跟一碰，行了个礼，戴上帽子，一转眼就不见了。

“这个人挺不错，”教员先生瞧着走出去的爸爸后影，暗自想道。“这个人挺不错！他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他又单纯又善良，这是看得出来的。我就喜欢这样的人。”

当天傍晚，妈妈又坐在爸爸膝头上了（不过她走后，那个使女就坐上去了）。爸爸对她保证说，“我们的儿子”一定会升级，又说要降伏有学问的人，与其用金钱去打动他的心，还不如先和颜悦色地笼络他，再彬彬有礼地步步进逼，掐住他的脖子不放。

报复

这天正赶上我们的 ingp é nue 福利场演出。

早晨九点多钟，喜剧演员在她门口站住，他听一下，然后举起大拳头敲她的两扇房门。他非见到女演员不可。不管怎样，不管她多么想睡觉，她也只得从被子里爬出来。“您倒是开门呀，见鬼！莫非我还得迎着穿堂风冻很久？

要是您知道您这条走廊上冷到零下二十度，您就不会



叫我这么久等！要不然，也许您没有心肝？”

直到十点一刻，喜剧演员才听到一声深长的叹息。叹息以后，跟着是下床的声音。下床以后，就是趿拉着拖鞋的声音。

“您有什么事？您是谁呀？”

“是我。”

喜剧演员不必通报姓名。凭他的说话声就很容易听出是他，声音又沙哑又刺耳，就跟害着白喉症的病人一样。

“您等一等，我穿上衣服。”

过了三分钟，她开门放他进来。他就走进去，吻女演员的手，在床边坐下。

“我是有事来找您的，”他点上雪茄烟，开口说。“我必得有事才找人，至于串门做客，我情愿让闲得没事做的先生们去干。那么现在就来谈正事。今天我在您的戏里演伯爵。……这您当然知道吧？”

“知道，那是个年老的伯爵。第二幕里，我得穿长袍上常这，我想，您也知道吧。您知道吗？”

“很好。要是我不穿长袍，我就违背真实了。在舞台上，也象在任何地方一样，首先要求真实！不过，mademoiselle，我何必说这话呢？要知道，实际上，人生在世本来就完全是为了追求真理……”对，这是实在的。”

“这样，在我说完上述这些话以后，您就可以明白我急需一件长袍。然而我又没有一件配得上伯爵穿的长袍。要是我穿上我那件花布长袍给观众看，那您就要遭到很大的损失。这就会给您的福利场演出留下污点了。”

“我能帮您的忙吗？”



“能。自从您那位走后，您这儿留下一件漂亮的天蓝色长袍，镶着丝绒领口和红色穗子。真是一件漂亮而出色的长袍！”

我们的 Ingp é nue 脸红了。……她那对可爱的眼睛发红，胖巴，闪闪发亮，象是两颗迎着阳光的玻璃珠。

“您就把那件长袍借给我今天演戏穿吧。……” Ingp é nue 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她那没梳过的头发凌乱地披散在脸上和肩膀上。她的嘴唇和手指头颤动起来。

“不，我不能借！”她说。

“这就怪了。嗯……我可以问一声这是什么缘故吗？”

“什么缘故？哎，我的上帝，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我怎么能借？不行！不行！说什么也不行！他待我不好，他为人不正。这是实在的！他象最坏的流氓似的对待我。这我承认！他把我丢开，纯粹是因为我挣的薪水少，我不会敲男人竹杠！他要我在那些先生手里捞到钱，再把肮脏钱送给他用，他要这样！真是卑鄙齷齪！只有不要脸的庸俗家伙才能够提出这类要求！”

Ingp é nue 往圈椅上一坐，那上面放着新熨平的衬衫。她抬起双手蒙住脸。喜剧演员看见她那些小手指头缝里漏出亮晶晶的光点：那是窗玻璃映在她的泪珠上了。“他把我搜刮空了！”她一面哭泣，一面讲下去。“要搜刮就搜刮吧，可是为什么把我丢开呢？这是为什么？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什么地方？”喜剧演员站起来，走到她跟前。



“别哭了，”他说。“流泪是懦弱。再者，我们每一分钟都可以找到安慰。您想开点！艺术就是最彻底的安慰嘛！”

可是就连最彻底的安慰也无济于事。

哭泣之后，紧跟着就是歇斯底里发作。

“一忽儿就会过去！”喜剧演员说。“我等一等好了。”

他一面等她清醒过来，一面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打个呵欠，然后在床上躺下。她的床是女人的床，然而不象大剧院里 ingp é nue 所睡的床那么软和。有一根弹簧顶痛喜剧演员的腰。羽毛的尖头穿透粉红色枕套，从枕头里胆怯地钻出来，搔他秃顶的头皮。床的边沿凉得象冰一样。然而所有这些都没有妨碍那个老脸皮舒舒服服地摊开四肢。见鬼，这些女人床上的气味倒蛮好闻呢！

他躺在那儿，摊开四肢，女演员却耸动肩膀，胸中冒出时断时续的呻吟声，手指头不住颤动，撕扯胸前的法兰绒短上衣。喜剧演员使得她想起一次最不幸的恋爱，以及其中最不幸的一页！歇斯底里持续十分钟左右。女演员清醒过来，把头发往后一扬，用眼睛扫一下房间，继续讲下去。

女人跟您讲话，您是不便于躺在床上的。礼貌第一。喜剧演员就嗽一下喉咙，爬起来，坐好。

“他对待我不正派，”她接着说，“不过由这一点却不能得出结论说，我应当把长袍拿给您。尽管他行为卑鄙，可是我仍然爱他，那件长袍是他留给我唯一的東西！我一看见长袍，就想起他……流眼泪。”“我对这种该赞扬的感情丝毫也不反对，”喜剧演员说，“正好相反，在我们这个



讲究实际和非常喜欢实利的时代，遇到有这样心地、这样灵魂的人，是件愉快的事。要是您给我长袍穿一晚上，那您就是作出了牺牲，这一点我同意。不过，请您想一想，为艺术而牺牲是多么愉快啊！”

喜剧演员沉吟一下，叹口气，补充一句说：“特别是因为明天我就会把它还给您。”“说什么也不行！”

“可这是为什么？要知道，我又不会把它吃下肚去，我要还给您的！您这个人啊，真是的。”“不，不！说什么也不行！”

女演员在房间里跑来跑去，挥舞胳膊。

“说什么也不行！我只有这么一件珍贵的东西，您却想拿走！我宁死也不能给您！我至今还爱这个人！”

“这我完全了解，不过有一点我却不懂，小姐：您怎么能把长袍看得重于艺术呢？……您是个艺术家啊！”

“说什么也不行！您不要说了！”

喜剧演员涨红脸，搔他的秃顶。他沉默一忽儿，问道：“您不肯给？”

“说什么也不行！”

“嗯……原来是这样。这就叫同事的情分。只有同事之间才干得出这种事来！”

喜剧演员叹口气，接着说：

“真可惜，见鬼！我们只是口头上而不是行动上的同事，这太可惜了。不过呢，在我们这个时代，言行不一致是很大的特点。比方说，您看一看文学作品就明白了！很可惜啊！特别是我们这些演员，缺了团结的精神，缺了真正的同事情分，就要倒霉。唉，这把我们坑害得好苦！可



是，不对！这只表明我们不是演员，不是艺术家。我们是奴仆，算不得艺术家！我们上台演戏，无非是叫观众看我们裸露的胳膊肘和肩膀……为了做媚眼……逗得最上层楼座的观众的心里发痒罢了。您不肯给吗？”

“您出多少钱都不行！”

“这是最后的决定？”

“对。”

“好得很。”

喜剧演员戴上帽子，彬彬有礼地鞠躬，从女演员房间里走出去。他脸红得象虾一样，气得发抖，咬牙切齿地辱骂，在大街上走着，直奔剧院。他边走边用手杖敲着结冰的路面。他真想举起这根节节疤疤的手杖在他卑鄙的同事们身上捅出大窟窿来，那才解恨呢！要是他能用这根演员的手杖捅穿整个地球，那就更好！如果他是天文学家，他就会证明地球是最坏的行星！

剧院坐落在街道尽头，离监狱三百步远。剧院粉刷成砖色。整个房子都是那种颜色，只有张大的裂口除外，那些裂口表明剧院是用木料搭成的。这个剧院原本是个粮仓，里面储存过一袋袋面粉。粮仓改成剧院，倒不是因为它有什么长处，而是因为它是全城最高的破房子。

喜剧演员走进售票处。那里，他的好朋友，售票员施达木在肮脏的椴木桌旁坐着，他原是日耳曼人，却冒充英国人。

售票员眼睛近视，头脑蠢笨，耳朵发聋，然而所有这些却没有妨碍他规规矩矩地注意听他的同事讲话。

喜剧演员走进售票处，皱起眉头，在售票员面前站住，

